



上 册

查尔斯·····	雪利·杰克逊(1)
有几分傻气又何妨·····	朱迪思·维奥特(7)
计程车上的乘客·····	欧文·斯德恩(9)
十年,还一副尊严·····	栖 云(13)
通向友人之路 ·····	普里什文(19)
烙印在心灵深处的悔恨 ·····	邱海泉(3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李 也(37)
蝴蝶也会哭泣 ·····	谢 冕(41)
我不再羡慕·····	艾 菲(44)
光明·友谊 ·····	屠燕丹(47)
黑 镜 ·····	艾利克·喀麦伦(51)
美洲豹 33 号·····	安·阿斯图里亚斯(58)
站成一棵树 ·····	于 晨(66)
心弦独奏 ·····	启 帆(69)





山那边是什么	齐铁偕(72)
母亲的圣经	佚名(74)
童年的黄房子	寒潭(77)
女孩的情调	洪烛(80)
心事	姚彩霞(82)
八月流风	唐漫漫(85)
笑得出来	罗西(88)
那个妈妈也会想你的	黄育(90)
当啥都好,千万别当记者	唐文敏(94)
无心栽花	傅东(96)
母亲的较量	佚名(98)
空中鸟语	郭枫(100)
五月的美丽与惆怅	张冰辉(103)
向导	杨光才(108)
故事里的天堂	斯人(111)
我要教你跳探戈	刘晖(113)





最后的一曲·····	曾 秋(116)
有雪无梅不精神·····	王海涌(118)

下 册

打柴的日子·····	姜 军(121)
面包·宠物狗·····	李红军(124)
故事里的冬季·····	易晓寒(126)
林村琐见·····	黄长江(129)
惊 魂·····	于富强(132)
我和老妈·····	戴觅文(135)
姐 姐·····	李健昌(139)
初 春·····	越 飞(141)
父 爱·····	佚 名(151)
唱不出来·····	广向荣(153)
快尽孝道·····	佚 名(159)
莫笑痴情太痴狂·····	千丝雨(162)
爱情没有保质期·····	王芊芊(166)
另一份供品·····	周俊杰(169)





玫瑰送给谁	郑 恽 (173)
惦 记	何国平 (176)
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信 风 (179)
春天是个读书天	符伟智 (183)
乡 愁	马俐娟 (187)
迟来的爱	梅 子 (191)
大森林的眼睛	温淑珍 (193)
难解的秋梦	邓艳丽 (197)
期待重逢	雯 雯 (200)
西游虎跳峡	官兴春 (202)
掂脚尖儿	杨长生 (213)
旅俄漫笔	何 春 (215)
清风流水	北皇人德 (221)
宝贝爸爸	李 莉 (224)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刘雪敏 (229)
一起走,看细水常流	艾 艾 (234)





伟人的另一面	刘 溢(237)
毕业后的这个夏天	邱 菊(239)
牧羊犬与狼	杜治辉(243)
妈妈,您真美	唐一博(245)
朋友樊刚	董玉明(247)





查尔斯

◎

雪利·杰克逊

劳瑞上幼儿园那天起，就不再穿有围兜的灯芯绒背带裤，而换上了系皮带的紧身牛仔。第一个早上，做妈妈的我看着他隔壁稍大一点的女孩走出去时，心里明白了：我的生活从此要发生些变化了——一个穿长裤的、神气活现的小大人代替了那个甜甜嗓音的、上托儿所的娃娃，他居然忘了在拐弯时向我招手说再见。

他回家时也是同样的趾高气扬，前门砰的一声被推开，帽子先扔了进来。他的嗓门突然变得粗声粗气：“有人在家吗？”

午饭时他对父亲出言不逊，又打翻了小妹妹的牛奶，并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他的老师说我们不应该讲上帝的坏话。

“幼儿园里怎么样？”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

“还行”。

“你学到什么东西了？”他父亲问。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劳瑞冷冷地翻了父亲一眼，说：“我没有学没有东西。”

“任何东西，”我纠正他，“没有学任何东西。”

“但是老师打了一个孩子的屁股，”劳瑞看着面包和黄油。“因为他淘气。”他嘴里塞满了面包，又加了一句。

“他怎么淘气了？”我问，“这孩子是谁呀？”

“查尔斯，”劳瑞想了片刻回答。“他淘气。老师打了他的屁股，还罚他站，哦，他太淘气了。”

“他干了什么啦？”我追问道，但是劳瑞已经爬下椅子拿起一块饼扬长而去，他父亲还在对他说着：“哎，小家伙……”

第二天吃午饭时劳瑞一坐下就宣布：“查尔斯今天又犯坏了，”他咧着嘴笑，“查尔斯今天打老师了。”

“天哪，”我想，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又挨打了吧？”

“他当然挨打了，”劳瑞转向他父亲：“瞧这儿！”

他父亲抬起头：“干嘛？”

“往下看——看我的大拇指！唉，你真是个大傻瓜。”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赶紧岔开：“查尔斯干嘛打老师？”

“老师要他用红蜡笔画，查尔斯偏用绿的，他就打老师了，老师就打他屁股了。老师还不让别的小朋友跟他玩，可是别的小朋友还是跟他玩。”

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三——查尔斯在玩跷跷板时把一个小女孩的头撞出血了，课间休息时老师不许他出去玩；星期四查尔斯又被罚“立壁角”，因为他在故事课上不停地拿脚跺地板；星期五查尔斯乱扔粉笔而被剥夺了写黑板的权

利。

星期六我同丈夫商量说：“把劳瑞放在幼儿园好不好，你看他学得这么没规矩，话也说不像，还有这个叫查尔斯的孩子，听上去可对他没什么好影响。”

“没事，”丈夫安慰我说，“世界上总有像查尔斯这样的人，晚碰到不如早碰到。”

星期一，劳瑞回家比往常晚，我牵肠挂肚地在门口台阶上等着。“查尔斯，”他一边爬上坡来一边大声嚷嚷：“查尔斯又捣蛋了。”

“快进来吧，等着你吃饭呢！”

“你猜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他跟我进门：“查尔斯今天在幼儿园里大吵大闹，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只好去叫老师，老师要查尔斯放学后留下来，别的小朋友也留下来陪他。”

“后来呢？”我问。

“他就那么坐着。”劳瑞爬上椅子，“嗨，爸，你这老傻瓜！”

我告诉丈夫：“查尔斯今天给留下来了，所以大家都回来晚了。”

“这个查尔斯长得什么样？”我丈夫问，“他姓什么？”

“他个子比我大。他没橡皮。他从来不穿外衣。”星期一晚上开第一次家长会，但劳瑞的小妹妹感冒了，我没去成。我一直想见见查尔斯的妈妈。星期二劳瑞突然告诉我们：“今天有个人来看老师。”

“是查尔斯的妈妈吧。”丈夫和我不约而同地问道。

“哪儿啊，”劳瑞不以为然地说：“是个男的，来教我们做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





体操，教我们用手碰脚尖。”他爬下椅子，蹲下，手碰了碰脚尖，“看，就这样。”他又坐回椅子上，拿起叉子，变得严肃起来：“查尔斯连体操也没做。”

“那好嘛，”我由衷地说，“查尔斯连体操也不愿做吗？”

“哪儿啊，查尔斯跟老师的朋友捣乱，老师不让他做了。”

“又捣乱了？”

“他踢了老师的朋友。老师朋友叫他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拿手碰脚尖，查尔斯踢他一脚。”

“你说他们会拿查尔斯怎么样？”劳瑞父亲问他。

劳瑞煞有介事地耸了耸肩：“开除他，我想。”

星期三和星期四又是老样子。查尔斯还是在故事课上大喊大叫，还给了一个小朋友肚子上一拳，打得他哭了起来。星期五查尔斯放学后又被留下来，其他孩子也只好又留了下来。

劳瑞去幼儿园三个星期，查尔斯仿佛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了。当劳瑞的小弟弟把小玩具车装满泥拉进厨房时，他就成了一个“查尔斯”，而我的丈夫，不小心用胳膊肘勾住了电话线，把电话机、烟灰缸和花盆一股脑碰掉在地上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活像个查尔斯。”

就在接下去的两个星期，查尔斯的手变好了。星期四劳瑞吃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查尔斯今天可真不错，老师奖给他一个苹果。”

“你说什么？”我问。我丈夫小心翼翼加了一句：“你是说查尔斯？”

“对。他帮老师分蜡笔，收本子，老师说他是个好帮手。”

“怎么会呢？”我满腹狐疑地说。

“他帮了老师的忙，就这么回事。”劳瑞耸了耸肩。

当晚我问丈夫：“你相信吗！查尔斯真能改邪归正？”

“你等着瞧吧，”我丈夫讽刺地说，“像查尔斯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又要使什么坏呢。”

我丈夫似乎没有言中。又一星期过去了，查尔斯还是老师的帮手，他每天分东西收东西，再也没有小朋友因为他而被放学后一起留下来了。

“下星期又要开家长会了，”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家长会上我一定得见见查尔斯的妈妈。”

我丈夫说：“问问她查尔斯怎么会变好的，我很想知道。”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我说。

但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查尔斯的老毛病又犯了。劳瑞吃午饭时略带迟疑地说：“你们猜查尔斯今天干了什么？他教一个小女孩讲一个字，她讲了以后，老师就用肥皂洗她的嘴巴，而查尔斯在一旁哈哈大笑。”

“什么字？”我丈夫脱口问道。

“我就告诉你一个人，这个字太难听了。”他爬下椅子，走到他父亲身边，他父亲低下头，劳瑞眉飞色舞地对着他耳语起来。他父亲睁大了眼睛。

“他让女孩子说了那个字了？”

“她说了两遍。查尔斯叫她说两遍。”

“老师惩罚查尔斯了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5





“没有。查尔斯还是发他的蜡笔。”

星期一早上，查尔斯亲自出马，把那个难听的字说了三、四遍，他的嘴也被洗了三四次。他又扔粉笔了。

那天晚上我准备去参加家长会，我丈夫送在我门口，叮嘱说：“请她散会后到家里来喝杯茶，我想见见她。”

“她在就好了。”我满怀希望地说。

“她肯定在的，”我丈夫说，“没有查尔斯妈妈在场，他们开家长会还有什么意义？”

在会上，我坐立不安，环视着周围那些安详的脸，暗暗琢磨哪张脸藏着查尔斯的秘密。但是谁看上去都不像是家里有个查尔斯的样子。会上没人站起来为她儿子的胡作非为表示歉意，甚至没人提到查尔斯这个名字。

会后我认出了劳瑞的班主任，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饼，我手里拿着一杯茶和一块水果糕，我们慢慢向对方走去，微笑着。

“我一直想见见您，我是劳瑞的妈妈。”

“我们对劳瑞都很感兴趣。”



我的生活从此要发生些变化了。



有几分傻气又何妨

◎

朱迪思·维奥特

我老在想我的朋友南施。她穿着她儿子的“少棒队”上衣，戴着棒球帽，出汗的手握着球棒，站在本垒上。第一个球投来，她挥棒太早；第二个球投来，她挥棒太迟；她三棒被罚出局——球季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如此。

南施打的是垒球，因为她做事的机构有个垒球队。尽管她的体育素质极差，她却应同事之邀请，同意参加球队。南施说，她的同事都喜爱她敢于尝试，“并不会因为我打得糟而瞧不起我。”我喜欢像南施这种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怕被人笑话。

他们就是那种虽然正手反手都不高明，可是仍然上场打网球的人。

就拿艾美利来说吧，她的法语糟透了，却参加了廉价十日游飞往法国。虽然有人告诉她，说法国人瞧不起法语说得不流利的人，但她却偏要在博物馆，在咖啡馆，在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7





香舍丽榭大道，到处跟人说话。人们耸肩笑她，但她不在乎。甚至她满口说的是法语，而那个法国人却客气地问她会不会说法语时，她也一点儿不在乎。

丢脸吗？艾美利一点儿不觉得。

因为艾美利发现很多法国人对她的法语耸过肩膀后，便很友善地和她交谈，欣赏她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佩服她的机灵活泼，赞许她的努力精神。有些人不像南施和艾美利。他们永远拒绝学任何新的技术，因为他们不喜欢做一个初学者。他们宁愿缩小选择范围，限制自己的乐趣，生活于狭窄的天地，也不要出片刻的洋相，做一时的傻瓜。若干年前，我选修了某些心理课程，班上的同学都是男生，而且都是医生。我虽然对所学的有满肚子的意见和问题，可是我总等下课以后，才偷偷摸摸地把那些话向着教师耳语。

我怕当着那些学问渊博的同学的面发言，那会泄露出我那可怜的底细，我实在怕自己出丑。幸亏有个同学救了我，他劝我参加班上的讨论。我开始发言，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多多了。也许同样重要的是，我发现我也自有见地。

我终于认清，我们想从现在的境地转到新境地，便必须冒出丑露拙之险。我们不妨记住这句法国名言：“一个平生不干傻事的人，并不像他平时自信的那么聪明。”



一个平生不干傻事的人，并不像他平时自信的那么聪明。



计程车上的乘客

◎

欧文·斯德恩

我在纽约市开计程车，有 28 年 3 个月零 12 天之久了。你现在如果问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么，我可能说不出。但是有一个乘客我却记得非常清楚，终生也不会忘记。

那是 1966 年春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阳光普照。我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走来走去找顾客。但是天气太好，要乘计程车的人不多。在 68 街纽约医院对面，我碰上红灯，停车等候，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急步下来，举手叫车。

正在那时，绿灯亮了，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我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我开走，但是我不打算放弃这个客人。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9





终于那人来到了，跳进汽车。他说“请去拉瓜迪亚机场。谢谢你等我。”

我心里想：真是好消息。星期一早上，拉瓜迪亚机场很热闹，如果运气好，我可能有回程乘客。那就够满意了。

我照例猜想乘客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人喜欢说话吗？会一声不发吗？抑或只是埋头看报？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跟我攀谈，问的再平常不过：“你喜欢开计程车吗？”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我也给他一个很普通的回答。“也不错，”我说，“糊口不成问题，有时还会遇到有趣的人。可是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每星期多赚 100 元，我就会改行。你也会吧。”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

“如果要我每星期减薪 100 元，我也不会改行。”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这样的话。“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在纽约医院的神经科做事。”

我对我的乘客总感到很好奇，并且尽量向人讨教。许多时候在行车的时候，我都跟乘客谈得很投契，也时常得到做会计师、律师、水管匠的乘客好好指点我。也许这个人真的喜欢他的工作，又也许只是因为在这春日早晨他的心情很好。不过我决定了请他帮忙。我们很快就要到达飞机场了，我于是不顾一切对他说了出来。

“我可以请你帮我一个大忙吗？”他没有开口。“我有一个儿子，15 岁，是个很乖的孩子。他在学校里成绩好。今年夏天我们想叫他参加夏令营，他却想做暑期工。可是 15 岁



的孩子，如果他老子不认识一些老板，就不会有人雇佣他。而我就一个老板也不认识。”我停了一下。“你有可能帮他找一份暑期工作吗？没有酬劳也行。”

他仍然没有开口。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傻，实在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最后，车子开到机场大厦的斜路时，他说：“医科学生暑期有一项研究计划要做，也许他可以去帮忙。叫他把学校成绩单寄给我吧。”

他伸手到口袋里找名片，但是找不到。他问我：“你有纸没有？”

我把装午餐的牛皮纸袋撕下一块来。他写了几个字，然后付车资走了。我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和家人围坐在晚餐桌旁，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那小块纸来，洋洋得意地说：“罗比，这可能会帮你找到暑期工作。”他高声读出来：“弗雷德·普鲁梅，纽约医院。”

我太太说：“他是医生吗？”

我儿子说：“这是开玩笑吗？”

经我不断唠叨，哄骗，大声叫嚷，最后还威胁不给他零用钱，罗比才在第二天早上把成绩单寄出。

两个星期后，我下班回家，见到儿子满面笑容。他递给我一封用很讲究的凹凸信纸写给他的信，信纸上端印着“纽约医院神经科主任弗雷德·普鲁梅医学博士”一行字。信叫他打电话给普鲁梅医生的秘书，约个时间晤谈。

罗比得到了那份工作。做了两个星期义工之后，他每星期获得 40 元工资，一直到暑期结束为止。他跟着普鲁梅医



生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做些小差事,这虽然微不足道,但他穿着白色实验工作服,自觉也很重要。

第二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这一次责任稍微重些了。中学快毕业时,普鲁梅医生很周到,替他写了一些推荐信给几所大学。罗比最后获得布郎大学录取,我们高兴极了。

第三年夏天,他又到医院去做暑期工作,渐渐对行医产生了热爱。大学快毕业时,他申请进医学院。普鲁梅医生又替他写推荐信,推许他的才能和人品。

罗比获得纽约医院录取。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做了四年妇产科实习医生。

计程车司机的儿子罗伯特·斯特恩医生后来成了纽约市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妇科住院主任医生。现在,他自己开业行医。

有人会说这是命运,我想这确是命运。可是这证明了寻常的偶遇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甚至寻常到像驾驶计程车载客人走一段路。



寻常的偶遇也会带来无穷的机会。